

演出版本《米.蒂.亞》

丁凡翻譯

演出：吉拉·克萊曼

我想哭的時候，鼻子和喉嚨後面會先開始癢。然後我感覺眼睛脹脹的。我的嘴唇開始顫抖。呼吸變得沈重。我的眉毛垂下來。我的臉扭曲起來。聲音和呼吸一樣也沈重起來。我的胃開始筋攣、放鬆、筋攣。聲音變大了。肩膀開始顫抖，整個身體開始顫抖...對，就是像這樣...

我丈夫，好啦，我的伴侶，非常擅於性壓抑。我們的社會道德規範導致各種精神官能症、身心疾病、人格疾患、等等等等，還有法西斯主義、癌症、情緒崩潰和頭痛！

作愛是好事，作得越多越好，不管你是怎麼作、在哪裡作、跟誰作，都好。

我很喜歡看電影，真的眼淚、強烈的情緒，、好聽的音樂，讓你感動得不得了，《齊瓦哥醫生》那部電影就是這樣。

前幾天，我去看一個悲劇...他們在舞台前面擺了一些麥克風，舞台上什麼都沒有，打得是冷光，演員走到麥克風前面，好像走到公車站那樣的不經意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，聲音也沒有任何表情。就像這樣：

一個男人請他的妻子吃晚飯。他帶她去一家很貴的餐廳。妻子很高興，心想：喔，多貼心！他沒忘記我們的結婚二十週年。他們其實沒有結婚，但是會慶祝他們第一次作愛的日子。爲了這個特別的日子，她買了一件新衣服，純絲的，暗紅色，非常漂亮。她想：經過二十年，生了兩個孩子之後，還有哪一對夫妻會這麼恩愛啊？...他們在她最喜歡的位子坐下。他穿著藍西裝，我剛買給他的那一套，很配他的眼珠顏色。男人微笑，像個小學生似的。然後他盯著自己的盤子，好像在數有幾粒飯。親愛的，他說。然後他很快的改成叫我真正的名字，麗娜，我和另外一個女人相愛超過兩年了。我要跟她結婚了。很不幸的，我必須離開你。相信我，我作這個決定也很爲難。上個星期，我已經跟兒子們說過了。我希望，尤其是爲了孩子們，我們可以找出某種具有建設性的未來相處模式。就像湯馬士和芭芭拉那樣，或者是像約翰和凱西那樣，或是像提娜和佛德烈克那樣。...他抬起頭，看著她的眼睛說：對不起。我真的很喜歡你，麗娜。

哎，這就是現代戲劇...

好吧、我告訴你整個故事。從頭開始說。

光線：Q 二、零秒

音效：第一首、10 db

一、崎嶇的山、山洞、一首沈悶的歌，女人和男人穿著厚重的黑袍，科爾基斯，在科爾基斯舉行的犧牲儀式、祭神大典，慶祝生命，祈求豐收。即將被犧牲的人被帶到草地上。一個強壯的年輕男人。他瘋狂的笑著。他們把他綁在十字架上。大家圍成圓圈。

後面跟著皇室家族。

父親、母親、女兒、兒子，一家子：維持社會自然秩序的元素！

國王的兒子看著即將被犧牲的人。國王女兒、法師和女祭司米蒂亞臉上的表情讓人無法解讀。

國王站起來，舉起手。兩個男人握著很重的木柱子壓上去，用盡全力強迫他的頭往後，木頭壓著木頭。他們壓斷了他的脖子。折斷了。頭垂到胸膛，沒有生命的身體鬆了綁，癱到地上。

大家站起來，變得瘋狂：大喊、拍手、高聲尖叫。最後，祭司走過去，拿起斧頭，舉高了，砍入屍體。他不斷的砍、不斷的砍，他把頭砍下來，砍碎頭骨，把屍體砍成一塊一塊，腳、手、陰莖，血濺了起來，他砍到胸部，骨頭碎裂，肚子砍開。

男人、女人和小孩都把自己的碗遞給祭司，搶著拿到犧牲者的血和內臟，以及屍體碎塊。他們跑到各處，把血肉抹在玉米、大樹、樹叢和野草上面。剩下的屍體被丟到火堆裡燒掉。

國王的女兒轉動神聖的太陽石：給種籽生命，和種籽一起重生吧！

人們在頭上戴著面具和獸皮，大聲嚎叫、跳躍、舞蹈。

二、希臘。一個人頭馬和他撫養長大的年輕男人道別。年輕人就是被叔叔珀利阿斯奪去王位、趕出家園的傑森。人頭馬說：「你夠大了，去你叔叔那裡，要求你應有的權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充滿了愛的神同時也充滿了恨。神話裡有現實真相，現實真相裡有神話。」

三、傑森去見珀利阿斯，但是珀利阿斯拒絕了他。他說：「首先，你得從遙遠的科爾基斯拿金毛羊的金毛皮來給我。這代表了權力和秩序。然後王位就是你的了。」傑森帶著一群勇敢的年輕人，航過怒海，到了蠻夷之地。

四、科爾基斯。國王的女兒要到聖殿中祈禱。僕人幫她穿上黑袍，在聖殿門前燃燒一大片稻草。光著腳，國王的女兒走進火焰，尖叫、倒下、站起來、又倒下、奔跑、尖叫、跌倒、站起來…如此通過火焰。整片火焰。

在神聖羊毛前，她跪下來祈禱。忽然，一個陌生人走進聖殿，一個英俊的年輕男人。

米蒂亞藏身角落裡，看著他。陌生人看著羊毛。他離開聖殿。

米蒂亞留戀的看著他離開，然後昏倒了，被愛情的箭射中了，無力招架。

那天晚上，米蒂亞和弟弟偷了金羊毛。她拿著聖物衝到希臘營地。傑森非常驚訝，感激的收下。他的唇給了她一個吻。

五、希臘人立刻拔營，往港口而去，國王和他的人馬在後頭追著。國王的女兒拿起斧頭，深深的砍進弟弟的胸膛。她一直砍一直砍，趕往船邊的路上不斷砍落他的屍體碎塊。希臘人充滿驚恐的看著。但這是唯一的脫逃辦法。

米蒂亞受到父親的詛咒，永遠的離開家鄉，和希臘英雄一起到達自由之地。

你看，我舉手反抗父親和母親，我的手還沒爛掉！

他們關了燈。

「正常生產的嬰兒頭向下，面對後面。
以垂直的動作，嬰兒的頭進入產道口。
頭一歪，經由枕骨後面最低點到前囟中央的徑邊進入骨盆。扭轉。
拉長了，頭從產道的柔軟組織中冒出來。
經過會陰，頭髮、前額和下巴都冒出來了。

肩膀從側面進入骨盆開口，前肩膀出現在骨縫下面，後肩膀從會陰出來。
會陰的淚水。」

這是誰？這個憂鬱憤怒的男孩？
發著光，奇怪陌生，好像他才從星星上被撞了下來。
他看起來好奇怪！
他飛進房間，腳跟發出尖銳的聲音。

擁抱他之前，我的手指都在作些什麼？
我的心要拿這個愛怎麼辦？

我會保護他。我不會放開手的。
我會調整一切來適應他。
我會照顧我的兒子。
他是粉紅色的，好完美。
他好軟，好小。
真希望他永遠是這個樣子。

「兩次、三次，女人躺在孩子的床上強迫自己。
她提早衰老了。在她的胸前雙乳之間，那個純真的未來吸著乳汁。
一切自然的發生了，永恆的美貌衰頹了，我的皮膚鬆弛了，因為這些男孩如此燦爛，
你完全的嫌棄我了。我寧可身陷最恐怖的戰場三次，也不願意生一次小孩。」

「啊，如果男人可以生孩子的話多好，完全不需要女人來生！
我們就可以不用承受這麼多不幸和痛苦了。」

對你而言，世界太不完美了
因為你還年輕，其他人卻都老了
你有生命，別人卻必需死了
你有權勢，世界卻無處可逃
你是完整的，世界卻是一堆殘渣碎片
你是天堂，世上卻沒有天堂！

性慾總是只針對年輕的肉體。

七零年代才二十來歲的女人，今天面對的麻煩可大了：多數都已經離婚了，還在婚姻中的則不受重視---不管她的個性可愛還是可厭。她們以前曾經棄絕婚姻：打倒威權家庭！打倒壓迫！他們屬於青春打敗成熟的時代---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中的第一次。所以，當他們被現代的年輕人瞧不起的時候，不應該感到意外。崇拜身體的文化發展正是他們自己的影像，是他們自己當初推崇的…

「她送孩子上床睡覺。」

好長一段時間，英雄和國王的女兒安靜的面對面站著，像斜立的兩株橡樹或松樹一般，深深的扎根在平穩的山上。站在一起，一動不動。但是忽然，暴風起了，所有的葉子都顫抖翻滾了起來。被愛吹過。很快的，他們充滿感情的說起話來。傑森說：「喔，我親愛的。」然後輕輕擁抱她。「喔，我的愛，以天神宙斯和天后朱諾之名發誓，回到希臘之後，我會娶你為妻，到死也永遠不分離。」

好啦，睡覺了。作個好夢！

為什麼會這麼害怕？

如果你可以的話，不快樂的女孩，讓你這個處女心裡的火焰熄滅吧。
我不相信你做得到！一個神祕的力量吸引我到她身邊，即使我百般不願意。
愛情要我作這個選擇，雖然我的理智說不要。我希望作對的事情，但是我卻作了錯事。尊貴的處女啊，你為什麼會渴望這個陌生人，希望和他在外國結婚呢？
這塊土地也可以給你一個愛人。

我真的要離開我的家鄉、我的姊妹兄弟、我的父親和我的神嗎？
我應該背叛父親的國度嗎？

但是我父親殘酷野蠻，我的國家是蠻夷之邦。

最偉大的神就在我心裡！

我不是離開偉大，
我是追求偉大。

被這些年輕的希臘英雄視爲救主，
異鄉其實更好，
在遠近聞名的大都市定居下來，
那些地方的文化和藝術。
還有傑森，爲了他，我願意用全世界的一切交換。
能夠和他在一起是我的幸福，
我是被神眷顧的，
而我的頭將戴上星辰作的冠冕。

到了伊奧科斯，珀利阿斯再度背信，不把王位讓給傑森。傑森憤怒的將金羊毛丟在他腳下：「給你！我瞧不起你的皇冠、權勢和命令！打倒資本主義！世界比你的國度更大！」

傑森離開自己的軍隊，帶著來自科爾基斯的女人，住進帳篷，娶她爲妻。他們作愛。男人睡著了。他醒了！他們再度作愛。生了兩個孩子。一個家庭。

十年後。傑森想要和哥林斯國王的年輕女兒結婚。「如果我死了多好！」傑森的妻子哀傷的說。她幫傑森生了兩個兒子。「我的人生就像我的床一樣空虛。以前他還需要我的時候，我和他一起睡在這床上。」

哥林斯的國王克里昂走進來。「你是異鄉人，還會巫術。我怕你會害死我女兒。我再給你一天，然後你就得離開這裡，永遠不回來。」

被棄絕的人在她的房間裡踱步。

他是我的一切，卻背棄了我，我只是他的戰利品。我無法忍受的是：我的敵人會譏笑我。沒有人可以輕視我，誤以爲我軟弱。
給我正義，喔，太陽神赫利奧斯，給我正義！

如果，我的兒子們沾到了另一個女人的體香，我會無法認出他們了。我要如何從他們的身體和他們的靈魂中拔除那個女人的罪惡呢？他們長得多像他們的父親，有些晚上，當我很累的時候，還以爲他們就是他們的父親。他站在我眼前。他們的臉上總看得到他。如果我認不出他們，我會把他們當作陌生人趕走。我會把他們當作騙徒，撕成碎片。

「她擺好餐具。」

「她鋪好床單。」

「她把垃圾拿出去。」

「漂亮的孩子啊，你眼中沒有母親！」

「她幫孩子準備帶到學校的午飯。」

切肉，切，切…

「她去買東西。」

「我漂亮的孩子。把垃圾撿起來。把飲料倒乾淨、把煙蒂熄滅、把口香糖丟掉、你中午沒把肝腸吃掉、手帕上都是鼻涕。

我聽不懂你說什麼，結束了，我不懂你是什麼意思。

老師打電話來，不想得罪我，但是臭味、其他的學生、說閒話、或許他們應該待在家裡，和爸爸媽媽在一起，和爸爸媽媽在一起…」

「她把洗碗機裡的碗都拿出來。」

「她去上班。」

新娘年紀很輕，可以當他女兒了。年輕、美麗、成功…有錢。

「她收拾客廳。」

「我的漂亮兒子們，看起來像他，走路像他，為了一個年輕人出賣他們的母親。

你愛你的兒子們嗎？

你想要回你的兒子們嗎？

要嗎？」

我在慕尼黑買的衣櫥，搬家的時候，這麼作很實際…油燈是我父親的傳家寶。我跟他再也沒有連絡過了，因為我有罪。很多年後我才見到他，躺在一個冰冷的房間裡，等著火化。

米蒂亞，可憐的女人，被男人背叛，不快樂的女人，她憶起他的誓言，他的右手承諾過的強烈誓言，懇求上蒼作證，她將如何報復傑森。

米蒂亞，躺在這裡絕食，讓身體被哀傷吞食，在淚水中逐漸衰弱，溫柔的懷念著她親愛的父親、她的國家和她的家庭。她放棄了這一切，跟著這個男人來到異鄉。現在，他遺棄了她。喔，我的父親、我的國家，喔，我甜蜜的家鄉！

我父親是個帥氣的男人。

他第一次出名就是在國家青年運動賽得了八百公尺、跳遠和跳高的第一名。

我曾經在法蘭克福學生遊行時拿著麥克風演講，我曾經挺直的面對警察的水炮。

我長得美極了，我可以擁有任何男人！

我和孩子們在威尼斯，記起那個星期天早晨，我們還在慕尼黑的時候。我們四個人一起躺在床上，小兒子班尼想知道威尼斯小船是什麼樣子。小船？你笑了，說：我帶你去看…半小時後，我們擠在公車上，趕往威尼斯。可惜我們的船伕不會唱歌，但是我們還是充滿愛意的看著彼此。那天，我們發誓會長相廝守。我們是那麼的年輕、瘋狂。

我父母的婚禮，1940年。他和新娘從教堂走出來，穿著軍服。忽然，空中響起轟的一聲，整個騎兵大隊在廣場上歡呼起來。人們從四面八方拋出一捲又一捲的衛生紙，像花環似的在空中飛舞，大家都抬頭看，真美的景象。

我們最後一次家庭團聚過節

我的唇上仍有你的親吻灰燼
我的牙齒之間是我們一起度過的歲月砂礫
我的皮膚上只有我自己的汗水
你的氣息充滿了別人床上的臭味

喔，但願我能從你身上咬掉你的賤人
你爲了她背叛我
（新娘很年輕，皮膚仍然緊繃
沒有被歲月摧老，也沒有餵過孩子）
我要用她的身體寫我的劇本
當她尖叫的時候，我要聽到你的笑聲

我要從我的心裡割掉你，從我的孩子身上割掉你
我的心、我的肉、我的愛
從你的血管裡，把我的血還我
你曾經在我子宮裡，你曾經是我身體裡的一部份

用我的手，我的手是野蠻人的手
沾滿了鹼水，被針刺得佈滿裂紋
我要把人類撕裂成兩半
我要在中間的空虛存活
我
米蒂亞！！！！！！

她拿出袍子，混好毒藥，塗在一件很華麗的裙子上，也塗在她的舊婚紗上，把所有的東西包成一包很漂亮的禮物。她叫她的丈夫來，還有孩子。

原諒我，傑森。嫉妒讓我盲目。我的孩子們，把這個禮物拿去送給伴娘和新娘，跟她說，我不生氣了。

年輕的新娘穿上婚紗，把冠冕戴上，看鏡子。她很驚異的看著鏡子。

母親叫兒子來，給他們吃東西，放洗澡水。

年輕的新娘繼續看鏡子。忽然，大聲尖叫。

母親給孩子洗澡，她把吹風機丟進水裡。

新娘跑出房間，跑出皇宮，沿著城牆奔跑，衣服在風中飄揚，燃燒。她一直跑，一直燃燒。傑森追上去。太晚了。她跳了，跳下城牆。跳到高高的城牆下面。

我相信，沒有生小孩的人比生過小孩的人快樂多了。

沒有小孩的人永遠不用擔心孩子長大以後是好是壞。他們省了多少麻煩。

傑森大叫，他憤怒極了，忽然覺得不祥！他的孩子們！米蒂亞生了火。傑森衝回家，衝進屋子。太晚了：房子在燃燒、整個家在燃燒、整個城堡在燃燒、一切都在燃燒！

除了我，再也沒有法律存在！

米蒂亞坐著龍拉的車，向著眾神的國度，消失了。

星期六，他們要舉辦搬進新房的婚前派對。他們買了一間房子，有很大的花園、有游泳池、孩子們有兩間很大的臥室，分開來，各有各的門。她爸爸是銀行家，所有的朋友都受到邀請，吃吃喝喝，跳跳舞。所有的人都很輕鬆。會有一些表演，我們的兒子已經在練習了。一切都如此輕鬆家常，他們說，如果我要的話，我可以帶個男伴一起去…

我也準備了一個小小的演出…

版權所有，如欲轉貼節錄請與我們聯絡 mkt@mail.ntch.edu.tw